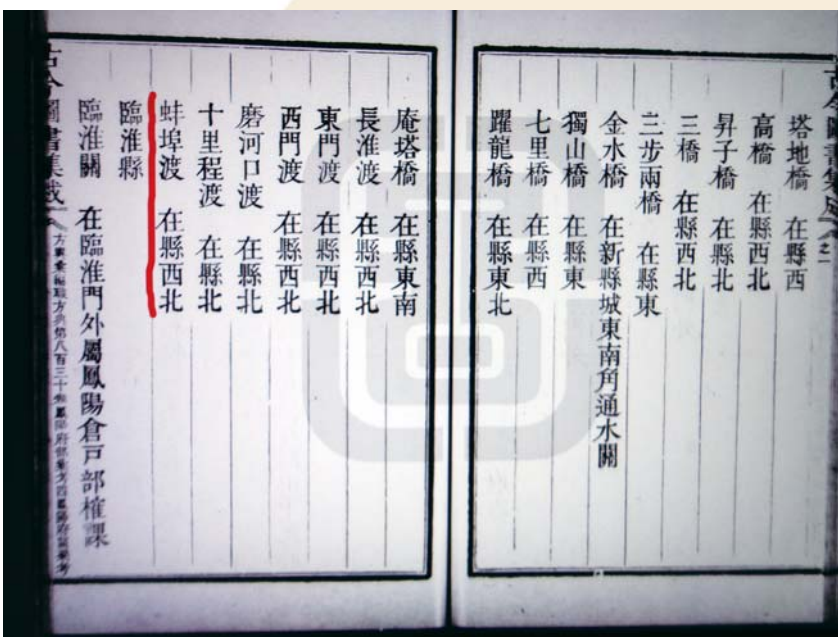


蚌埠古今

水陆交冲标志的重要建构

——关于淮河“蚌埠渡”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探源

□辛建文/图



最早记载淮河“蚌埠渡”的文献——清代雍正年间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有关部分。

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官方重修的全局性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在记载地属凤阳的“蚌埠集”时称“在凤阳县西北五十里，界灵璧、怀远两县，水陆交冲”。“水陆交冲”，意为水路与陆路交会的交通要道，这是历代官修地理总志中首次对蚌埠之域所处地理位置重要性的评价。而蚌埠得此评价，与这里淮河上已出现官方认可的“蚌埠渡”，使南北两岸交通得以沟通这一因素密不可分。

历史上，被官方认可的淮河“蚌埠渡”究竟出现于何时?这是事

关蚌埠之域之所以被认定为“水陆交冲”的一个标志性建构问题。笔者注意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反映蚌埠历史的出版物中较通行的说法是：明初洪武年间“蚌埠渡”即已出现。然而，随着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整体推进，以往比较难觅的史志资料正不断被挖掘面世，更新着人们对有关问题的认知。本文即在近年来整理出版古代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对当时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对淮河“蚌埠渡”出现的确切时间予以探究，以求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历经沧桑的淮河“蚌埠渡”北岸小蚌埠渡口遗址一角(图中背景桥梁为今朝阳路淮河公路桥,2011年摄)。

南的“淮河渡”为“官渡”外，其余均为官方认可的由民间经营的“私渡”。而“蚌埠渡”则榜上无名。

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由凤阳县知县袁文新等编撰成的《凤阳新书》，主要反映明朝后期凤阳府辖凤阳县境状况，其中记载的淮河渡口相较明前期“零记录”增加了3处渡口，即太平乡境的淮河十里程(铺)渡口、虹乡(北八都)境的官庄三铺、沫河口两渡口；而广德乡境(蚌埠之渡当时地属广德乡)仍无官、私经营的渡口记录在案(参见《凤阳新书》卷四“道里篇”)。

可见，有明一代，由于受经济社

会、交通水平发展的制约，特别是因为当时蚌埠之域所在的淮河南岸地属凤阳、北岸地属灵璧，淮河北岸小蚌埠之域尚未形成集市，两岸人员来往稀疏，加之陆地驿路、铺道均不在蚌埠之域范围，不存在设置渡口的迫切需求，所以无论是官方经营的“官渡”，还是官方认可的“私渡”，在濒临淮河的蚌埠之域及对岸都还没有出现。只是在明亡清兴后，由于逐渐形成蚌埠集地跨淮南北、两岸居民交往频率较以往明显增多的态势，淮河“蚌埠渡”才应运而生，并见诸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之中。

四、清代雍正年间始有淮河“蚌埠渡”的记载

经过清初顺治及康熙前期的动荡之后，蚌埠之域社会经济有了恢复，特别是在淮河北岸小蚌埠地域也逐渐形成集市并融入蚌埠之域，两岸经贸往来更为密切的情势下，迫切需要设立官方认可的淮河渡口，以方便民众往来，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适应这一需求，至清康熙后期、雍正初年，淮河中游的古渡临淮县(淮河南岸渡)、怀远县(县城南淮渡)两处渡口之间，又出现了一些得到官方认可的新渡口，这其中就包括“蚌埠渡”。

现存最早记载“蚌埠渡”出现的官方文献，是成书于雍正四年(1726)的《古今图书集成》。在该书“方輿汇编·职方典”第827卷“凤阳府部汇考一·凤阳府疆域图”中，则明确在淮河南岸蚌埠之域对岸区域标出新的“小蚌埠”地名(显然是比照南岸蚌埠集，时人称“大蚌埠”而命名的)。尽管当时大小、蚌埠还分属两县，但由于两岸居民往来渐趋密切，存在两地融为同一地域的需求。适时设立淮南北蚌埠渡口，不仅可以加强两岸联系，还可直接沟通河之南蚌埠之域附近凤阳至怀远铺道、河之北小蚌埠之域通往怀远及王庄驿等处的间道(清代指驿路、铺道之外可通车马的便道)，方便过往商旅与当地居民。以上应为淮河“蚌埠渡”在清代康熙末、雍正初出现的主要原因。

五、“蚌埠渡”设立是促蚌埠集呈地跨淮南北态势的要因

继雍正年间《古今图书集成》之后，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的《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八“舆地志·关津桥梁”部分，记载凤阳府属凤阳县辖淮渡渡口为“长淮渡，凤阳县西北；磨河口渡，县北；十里程渡，县北；蚌埠渡，县西北”，与《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基本相同(缺东门渡与西门渡)。

再往后，成书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乾隆凤阳县志》卷之三“舆地·桥梁”部分也载明属凤阳县辖境，包括“蚌埠渡”在内的13处淮渡渡口(其时，临淮县已于乾隆二十年并入凤阳县，其中自然包括原属临淮县的淮渡渡口)，并载：“凤阳自浮桥(在临淮关城北，明代濠梁驿附近位置)而外，向无官渡，淮水渡船皆居民修造，渡夫工食取给于来往行人，地方官禁止勒索而已”。这说明，凤阳县境内除位于临淮关城北的浮桥为“官渡”外，其余包括“蚌埠渡”在内的所有渡口均为官方认可、由民间经营的“私渡”。

六、余论

上文对淮河“蚌埠渡”出现的时间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在清代康熙至雍正年间，而非明代初期。之所以得出此结论，主要基于两点：一、明代蚌埠之域所处环境尚不存在设立淮渡渡口的迫切需求与条件，而清初开始逐渐具备；二、现存明代形成的有关文献均无淮河“蚌埠渡”的记载，直至清雍正年间方出现于文献记载。

那么，为何以往曾有淮河“蚌埠渡”在明初即已出现的说法?由于此说尚未见其标出文献依据，笔者不便妄加揣测，只能依据当年情况进行大致

分析，原因可能有二：一、上世纪80年代初编史修志始，文献资料极为缺乏，查阅有关资料也困难重重，有时不能不以二手甚至二手资料为依据，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历史实际有偏差；二、因各种原因，对搜寻到的资料中的具体含量，可能存在不同解读。笔者尊重近年来古代文献整理者的辛勤劳动与贡献，因为没有这个前提条件，本文的研究结论就无从谈起；同时认为对以往蚌埠之域的历史研究与编纂者当年所处环境与条件得出的有关结论，也应予以充分理解。



舌尖美食

脆香的死面饼

□雪枫

对于以小麦为主食的皖北地区来讲，死面饼是最常见的面食之一。死面饼又称擀面饼，是用未经过发酵的面粉制作而成。相较松软可口的发面饼而言，死面饼紧实、比较硬。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被称为死面饼。死面饼擀薄了，切成细长的条儿就是手擀面，切成圆而小或方而小的薄片就可以做包子皮、饺子皮或馄饨皮；擀成厚匀适中，切成巴掌大小的块状，就是常吃的死面饼了。

死面饼既没有令人称道的传奇由来，也没有包子那样的馅料丰富，更没有登上大雅之堂的高光经历，但它以做法简单、品质质朴、口感爽脆、筋道耐嚼而为人们喜爱。

相较制作发面饼的发酵时间长达数小时，倘若把握不好酵母和食用碱的用量比例，以及气温对发酵的影响，就会使面饼发不起来或发过头以致口感差，死面饼的制作过程就简单多了，只需把适量水和面粉倒进面盆和面就行了。和面也讲究手光、面光和盆光，和好的面团要软硬适中、外光里透。随后就是擀面饼，在案板上先撒一些干面粉，将和好的面团置于其上，揉上两三遍，就用擀面杖擀压。擀面饼过程中，要不时在面饼底部和上面再撒些干面粉，以防面饼黏到案板上，擀到厚度匀薄适中即可。

待用柴草烧热铁锅，就把切成块状的面饼底面沾点水，贴到锅里。盖上锅盖，先武火后文火，不多会儿就熟了。掀开锅盖，死面饼的麦香味就随着热气扑鼻而来，瞬间勾起人的食欲。只见死面饼朝上的一面雪白，贴锅的一面金黄，咬上一口嘎嘣脆，筋道有嚼头。

就像本地人吃烧饼时，标配是少不了夹上里脊肉一样，吃死面饼的标配是抹上一层蒜泥咸鸭蛋，有时还加上一小撮青葱碎。此刻，面饼的金黄、蒜泥的嫩白、鸭蛋黄的油红和青椒的翠绿聚集一处，色彩缤纷夺目。此时，饼的麦香、脆香裹着蒜的辣香、蛋的咸香缠绵一起，令人垂涎欲滴。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大口，那种香气从嘴里直入胃肠，往往让人吃完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凝神 李玉芝 摄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